

流星雨

Meteor Rain

流星花园续集



原著：神尾叶子

译者：苏波





F4 联袂主演

珠海出版社



俗话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道明寺和杉菜就是这样一对欢喜冤家。他俩同是英德学校“乐韵山庄”的成员。前者高傲自负，后者外刚内柔。柔情似水的碰撞和摩擦悄然点燃了爱火。就在两人都在暗恋着对方的同时，一个热情似火、奔放如潮的女孩闯入了他们的爱情生活。于是，一男二女那种常见的三角恋情故事终于迸发出温馨和痛苦的甜蜜。既有大胆倾慕的快乐，也有羞涩掩藏的痛苦，既有在漫天飘雪中翩翩起舞的浪漫情怀，也有于爱情和友谊间如何抉择的矛盾心态。于万千的情感挣扎中，抒写出一种少男少女间的曼妙情怀。



流星雨

神尾叶子 著

苏波 译

责任编辑:阿群

装帧设计:谢晓锋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电 话:3331403

邮政编码:519015

地 址: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层

印 刷:广东惠阳印刷厂

邮政编码:516001

开 本:850 1168mm 1/32

印 张:10 字数 220千字

版 次:2002年3月第1版

2002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18.80元

书 号:ISBN 7-80607-418-x

1

我

从钟楼上往下看，给大风一吹，赶紧缩回来。“哗，好高！”

“喂，不是叫你别从窗口向外看吗？”西门叫：“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看见什么？下面是树林，除了树叶还有什么？”我摊摊手。“你怕我摔下去么？别怕，西门，掉下去死不了的，下面的落叶堆得比你还高哩。”

“不是落叶！是人！有没有看见？”他十分紧张。

“人？没有。”

他有点失望，但又像庆幸般松口气。“还好。”

他转头搬着乐器，我疑惑地望着他：“下面是学校的小树林，即使有人也不稀奇啊？”

“你中午才转到这里来，难怪不知道！”西门说：“听过‘奥尔佛士之窗’的传说吗？”

我摇头。“没听过。”

“那是个希腊神话。传说阿波罗的儿子奥尔佛士是个热爱音乐的国王。他弹得一手好竖琴，能令万物迷醉于他的琴声中。可惜他的妻子维丽凯太漂亮了，冥王因妒忌而将她掳进地

府。奥尔佛士哀求冥王释放他的妻子，并弹出悲惨的乐曲，冥王终于准许他把维丽凯带回人间。但条件是在他回到人间之前，绝不可回头看妻子一眼。可惜，就在回到人世间接口的大门时，奥尔佛士忍不住回头看了妻子一眼，维丽凯瞬即被带回冥界。奥尔佛士千哀万求，始终不能改变事实。他在绝望中把自己关进一座古塔里悔过，自暴自弃地等着死亡来临。”

两个人影刚在钟楼下走过，一个不知说了什么，另一个抬头看看钟楼，但树荫太浓密，没法看见面孔，只隐约瞥见两个身影，一个高瘦，一个较娇小。

蓦地，我从林梢中看见一双眼睛瞪着我。可能受了传说影响，我一惊，闪身躲在窗旁，是谁？那是谁？

半晌，我再探头出去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从衣服来看，像是一男一女，但从身影来看，又像是两个女孩子——

“阿寺！”

我吓了一跳。“嘎？”

“干嘛呆了？下面有人？”

“不——不是。”

“神父是否叫我们拿这些？”他指着一列排好的古旧乐器。

“这么古老的东西还藏在这里，真亏他想得到。”

“你别说，神父把它们当宝！若不是学校开放日，他才不肯借出来。”

“也只有我们赤庄主，神父才肯卖这个人情。”

“别卖口乖，”我帮忙拿起一个有半个人身高的桃木竖琴。“小心点，一会叫 Eric 上来帮忙。”

踏着铺满灰尘的木板楼梯，脑中浮起刚才那双眸子，那是谁？是本校学生吗？是男或是女？我们会像传说中的结局一样吗？

我从“影舞社”匆匆赶回学校，再跑进礼堂的后台，从汽水机买了一罐健怡可乐，二话不说便咕噜咕噜地喝个痛快。

西门在替钢琴作最后调音，看见了我：“庄主！”

我按停 discman，除下一边耳筒，拭拭嘴，依然觉得口渴。“西门，别搞那钢琴，昨晚我已将音调好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？”他立即缩手。“这方面你比我棒，信你！”

我环顾后台，也许因为比赛定在星期六下午，所以参赛者特别多，每个角落都挤满人，大部分都是准备上台唱歌的选手，吱吱喳喳地吵过不停。几个“乐韵山庄”的会员也在义务充当临时伴奏。音乐声、歌声一时间此起彼落，好不热闹。

我再将半罐可乐倒下肚，干涸的感觉才消失——连续跳了三小时的舞，不渴死才怪哩。

“道明寺，原来你躲在这里，干嘛不出来帮忙？负责伴奏的人不够，很多参赛者还未作最后练习！”秘书杉菜有气没气地跑过来，指着我吧啦吧啦地说着。

我边喝汽水，边向她摇手。刚才排舞已经累得要死，午餐还没吃，我只不过是来瞧瞧有多少参赛者罢了，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。

杉菜将背后的女孩一把推到我面前：“她叫凯妮，还没有人帮她伴奏，你帮帮忙，和她练习练习吧！”说罢，便跑得没了踪影。

我无可奈何，低头望着凯妮的鞋子，黑色水牛皮，是 Guess 的招牌货，既昂贵又不耐穿的。我暗暗笑着，又是个招摇的有钱小姐。我将 discman 放好，在钢琴前坐下，依然没正面看她，只淡淡地问：“唱什么歌？”

“调子。”我问她。

“F……F 调。”

“是不是这个？”我随手在琴键上一扫，铿锵的琴声如行云

流水般倾泻，我感到周遭喧哗的人群顿时静下，也听到其中两个女生在窃窃私语，不知在说什么。

“是不是这个？”我再问一次。

“啊——是是，是！”她如梦初醒，方才仿佛置身野外草原，顿觉回归大自然，好不舒畅；她暗地赞叹，有这般造诣却这般的年轻，真难得！

“好，开始练习！你——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糟，我又忘了她的名字，除杉菜外，我总是不能记起女孩子的名字，但长达十多个字的歌名我却可以背得滚瓜烂熟。

凯妮呆了呆，没反应。我不好意思再问人家，唯有转身查看贴在墙上的出场次序表，希望找到她的名字。

“凯旋而归的凯，小妮子的妮。”她终于开腔了。一双眼睛含情地盯着我不放，低声问：“你……你也是充当临时伴奏的？”

我蹙蹙眉，想起一些较害羞的女孩子，常常这样呆呆地盯着我，好像我脸上开了花似的。我没理她，开始弹起她的比赛曲子。

弹了几句，依然听不到她的歌声，我抬头愕然看着她。“为什么不唱？”

这次，我正面看到凯妮。

她似乎被我看得窘了，原本紧张眸子瞪得更大，张大嘴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怎么？我怎地吓到她了？只不过瞧她一眼罢了。大惊小怪，杉菜就不会这样。我低头继续弹：“从头再开始吧！”

她幽幽叹口气，开始唱着，怎知一开腔便走调了。

我重弹她走调的那句曲子。“再来一次。”

她紧张地应了一声，怎知一开腔，又再走调。

如是者，反复试了数次，依然不成功。

我板起脸，停了手——这样子也来参加歌唱比赛？

她大概被我的脸色吓倒了，口中咿咿哦哦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我太紧张了……我……我”说到最后，脸已涨得通红。

我放松紧绷着的脸，尽量将声线放柔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再来。”

她点点头，双手紧握，两脚站得直直的。头微昂，眼睛紧张地瞪着天花板。全身仿如一张拉紧的弓，立即会断裂似的。

“放松点。”我不忍看见她这个模样，换个较舒适的坐姿，拍了拍身旁堆得高高的纸皮箱：“来，身子挨着这里，但不要坐。”

她像尊雕像般走过来。

我徐徐弹着钢琴，脚打着拍子，嘴哼着调子：“来，先哼哼调子，轻松点，这位歌手的歌很容易唱的。”

她看着我，脸上的红晕还没退，但紧绷的神经已开始放松。她小声哼着，头随着拍子微微摇晃。

我一边轻声附和，一边留心听。不错，她的声底很好，轻柔婉转的，或许刚才太紧张了。

就是这样，我们开始正式练习。她亦回复状态，一次比一次唱得好。

比赛其实已经开始，我停了手，说：“可以了。比赛已开始，你也听听别人的唱法，参考参考。”

她一愣，指着自己：“不练了？”

“不练了，看，再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”我把琴盖合上：“准备出场吧。”

她好像还想说什么，眼神又开始紧张。我不容许她再这样，拉起她的手，便匆匆走出后台。

她身子重重一震，我把她一直拉到舞台旁的布幔后站定。看

着台上的演出者，口中才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觉得冷？”

她垂下头，声音比蚊子还小：“不是。”

“那就行。”如雷的掌声四起，台上的参赛者鞠着躬，幕徐徐垂下。我赶紧拉起她的手，跑出台中央。

她的身子又抖一下，被我发觉了，转头问她：“你怎么发抖？害怕吗？”

她瞪着大眼看我，眼神闪烁不定，头摇得像筛糠似的：“不，不，不是，我——”

“别吵，开幕了！”幕开始升起，我在钢琴前坐好，掀起琴盖，凯妮僵硬地站着，机械地转过头来，我向她点点头。

全场灯光转暗，所有光线集中在台中央。

礼堂里鸦雀无声，我随手一扫，琴声像流水般泻出，观众席上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掌声。

蓦地，一阵仿佛被削尖的声音，突兀地插入音乐中，我手一震，差点心脏病发作。

♪ ♪ ♪ ♪

比赛完毕，后台传出争吵声。

“我早就叫她不要太紧张，刚才在后台还练得好好的，我怎知道她一上舞台就怕得不得了？”我合好琴盖，拿起 discman，准备放回运动袋。

怎知杉菜走过来，一把抢过我的 discman，我吓得大喝一声：“别碰我的 discman！”

“你心里只有 discman！既然你热爱音乐，为什么不帮助那些音乐水平比你低的人？况且咪咪的歌唱得不错，她又不是第一次比赛，不可能突然那么差劲！”杉菜一手叉腰，一手拿着 discman，气呼呼的：“你没尽力！”

“把 discman 还我!”我心急如焚。

“怎么!没有 discman 你会死掉吗?亏你是‘乐韵山庄’庄主,但你自己看看,你哪一点像庄主?孤僻、冷傲、沉默寡言——”她一口气说千没完:“所有大小事务,差不多全由我做。唉,我这个苦命的秘书!”

“把 discman 还我!”我仍是那句话,语气已开始不友善了。

凯妮站在旁边,把一切看在眼里,她走过去,将杉菜又在腰旁的手拉下:“算了,杉菜,是我不好,和道明寺无关,我的确唱得不好——”

“别带着他,你知道吗?他差不多每次帮人伴奏比赛,那人一定夺魁而回。就因为这样,我才在最后关头将你推给他。你歌唱得好,他伴奏出色,天作之合!哪知——”杉菜举起 discman,作势要摔坏它。凯妮急得惊叫:“不要,杉菜——”

我一个箭步冲过去,抢回 discman。“你说什么,我不在乎,就是不能碰我的 discman!”

我转身仔细察看 discman,确定没有刮花的痕迹,才放进腰间的小皮袋中。

“看看你!看看你!”杉菜对我怒叫:“难道你不能宽容点,声线柔和点地对人说话吗?脸孔漂亮有啥用?永远一副包公脸,别人一有差错,马上凶巴巴的,本想和你交个朋友的都给吓跑了!”

“你别血口喷人!我……我哪有仗着脸孔漂亮了?”

“总之,你瞧不起人!”

“我没有!”

“你没有?那你说,你记得凯妮的样子吗?”

我瞄凯妮一眼。“我只负责伴奏,为什么要记着别人的样子?”也不理别人诧异的目光,戴上耳筒,大踏步离去。

我气冲冲地走出礼堂。她什么样子，与我何干？又不是相亲！我心中喃喃说着，那个凯什么的同学——我摔摔头，老毛病又来了，怎么总是忘了女孩子的名字！那个凯什么十足是一朵受保护的温室小花。我不怕和杉菜吵，反正我们也吵惯了。杉菜其实没说错，乐韵山庄若少了她，真不知该怎样应付那堆新来的女学员。杉菜埋怨都是因为换了我这个新庄主，才有这么多“女”学员老远也跑来参加这“乐韵山庄”。我溜溜眼睛，笑了起来——杉菜可是妒忌了？哈哈！

我急步走着，经过礼堂旁的篮球场。九月的艳阳天，晒得篮球场又热又刺眼，加上一群正在球场厮杀得难解难分的篮球队员，气氛更加热闹了。

我在场边的石砖路上默默走着，球场上传出喧哗的叫嚣声。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步履细碎且落步犹豫不定，一定又是那些慕名的“女”学员了。我加快脚步，得尽快甩掉她们才行。

这时，球场内爆出一下惊呼：“糟，篮球飞出去了！”

“阿寺，快走！”

我还未弄清楚怎么一回事，猛然瞥见一团黑影迎面飞来，我敏捷地闪身避开，球重重撞在我身旁一根石柱上，再向身后弹去。球场上的人群亦向四处走避。

“阿寺，你怎样了？没打倒你吧？”一个身穿篮球衣的黑个子跑来，大惊失色地站到我面前，在我系在腰间的小皮袋上不停抚摸，一边急切地问：“没事吧？没撞坏吧？”

我拍他一下，笑着叱骂他：“去你的，你该问我才对，怎么轻薄我的 discman？”

“哎呀，我伟大的阿寺啊！个个都知道你的至爱是 discman，不，该说这 discman 等于你的生命，要是 discman 完了，你也就跟着完蛋了！”黑个子一边呵护着 discman，一边还作状抚摸它。我忍住笑将他推开：“好了，我汗毛都竖起了！”

“怎样?比赛完了?你又收了多少个人室弟子?”黑个子依然笑嘻嘻的,雪白整齐的牙齿与深棕色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“我严重警告你,美作先生,你再口没遮拦的话,小心我一脚把你踢回球场去。”我板起脸。

“我说事实啊!”美作见势头不对,立刻陪着笑脸:“好好好,不说不说,你是被迫的,你才是受害者!”

我瞄他一眼。“也不抚心自问,上次水运会谁替你拉来这么多呐喊助威的‘女’啦啦队员。”

“是是是,总之,从认识你到现在,我总是拗不过你的——”美作还没说完,刚才“肇事”的那个篮球溜溜地滚回他脚边。

我抬头却看见那个凯什么的女孩子正蹲在地上,不知在捡什么。

我搭着美作的肩膀。“你一定吃了豹子胆了,竟敢在我‘乐韵山庄’头上动土。看,你撞跌我秘书的眼镜!”

“你不必唬我,杉菜知我不是故意的。她才不像你那么难侍候!”他一边笑着,一边匆匆走过去:“对不起,杉菜,啊——”他低头望着一堆碎玻璃和一个压扁了的金属镜框。

“真对不起,杉菜,我不是故意的,我赔你一副眼镜好吗?”美作见杉菜掩着脸不出声,于是低下头问她:“怎么了?杉菜?”

“别碰我!”杉菜依然紧张地掩着脸。

“杉菜,你别吓我,没事吧!”美作害怕起来,捉着她的手要拉下:“没事的……只是玻璃碎了吧……你——莫非被镜片割伤了?”

“哇!别碰我!别碰我!”

美作愈拉她的手,她愈是害怕,美作更怕了:“阿寺!阿寺!你的宝贝秘书——”

凯妮跑过来，拉开美作的手：“让我来。杉菜，你没事吧？”

她一边安慰，一边移开杉菜的手，轻呼起来：“糟，流血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美作吓得跳起来：“快，快去医务室！被细菌感染可不是好玩的！”

杉菜瞥见我，登时火冒三千丈：“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不接住那个球？”

我一步踏前，刚想道歉，见她又是凶巴巴的，我停住脚步。

“太近了，我本能地闪开了。”我没好气地说，眼睛却盯着她的伤口。

她似乎惊觉了，才记起自己的眼镜刚刚被砸掉，于是又马上掩住脸，愤怒的目光猛地收回，眼神在长睫毛下闪烁不定，脸蛋更涨得通红了。

我充满歉意地说：“我听着 discman，没留意——”

“我先和你到医务室吧。”身旁的凯妮低声问杉菜：“怎么了？还痛吗？”

“刺痛，像刮了沙粒似的。”杉菜抚着鼻梁，紧皱着眉，但始终不吭一声痛。

美作不忍，跟在她们后面，十分担心：“让我也一起去吧！啊？”

凯妮转过头，美作马上说：“我……我叫绿……美作，我朋友的……眼镜铺就在……附近，地址……地址是……”

杉菜掩着脸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不用你来也不用你赔，又不是你砸掉我的眼镜！”

“不准我来，也不用我赔？”美作急得团团转，扬声大叫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听不到杉菜说什么，转过柱后便消失在石砖路上。

“糟，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，那……怎么办？”美作一边走来一边挥着拳头：“喂，阿寺，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背起运动袋，斜眼瞄着他，嘴边似笑非笑的：“杉菜。”

“不是杉菜，是旁边那个。”他用手比划着。“刚才站在杉菜旁边那个，短发大眼，娇滴滴，很害羞，很斯文那个！”

我给他重复答案：“杉菜嘛。”嘴边笑意却更浓了。

“好家伙！连我也敢戏弄？”他重重拍我一下：“快从实招来！”

“好像叫凯……凯……”我抚着眉心。“忘了。”

“看你，真没用，连一个女孩的名字也记不了，如何追求她？”

“我又没说要追求她。”

“但你现在却连累老朋友，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他心急如焚，在我身边踱来踱去：“不可能的，她那么生面孔，一定是个转校生。差不多全校的女生我都认得。嗯，没有，从没有见过她。”

半晌，他猛然“啊”的一声，捉着我用力地摇：“对了，替我问问杉菜，虽然唐突点，却是唯一办法！”

“她正在气头上，你叫我问她？她不把我撵出医务室才怪。”

他推了我一把：“去去去，为了老友的未来幸福着想，请暂时放下你的冷傲。”

“我怕又和杉菜吵起来。”

“你简直是个名存实亡的主席。”

“我只喜欢创作。”

“明知她这么能干，那怎么常常和她吵？”

我憋着一肚子气：“天知道，也许前生和她搞乱了骨头。”

“你总是不知道！若我是你，早就发动攻势追求她了。她虽然率直些、倔强些，但难得的是你们两个常常火星撞地球，她却从没说过要离开‘乐韵山庄’。”

“你倒很了解她！”不知为何，我觉得酸酸的，心里隐隐抽痛着。

“泳社的人告诉我。”美作搭着我肩膀。“小心一点，泳社已有几个人看中她，听说还准备比赛，看谁先把她追到手。”

“无聊！”我冲口而出，一颗心却吊了起来。

“没办法，我虽然是泳社主席，但无权干涉他们的行动，况且——”他斜睨着我。“也是逼你作决定的时候。”

刚想反驳他，他却把我推向医务室：“快，拜托拜托，请不要摧毁我们这两个有为青年的一生。”

我转头想骂，他却双手合什，做了个“拜托”的姿势。

没办法，惟有转身向医务室走去。

站

在医务室门前，正考虑该如何措词面对杉菜，冷不防大门突然打开。

我吓了一跳，看清楚原来是当班的护士小姐。

她见我一脸犹豫，随即恍然：“哦，你女友伤势不碍事的，皮外伤而已，进来时还嘻哈地笑哩。”

糟，又不好意思解释，护士小姐大致觉得好玩，笑着又叮嘱一句：“切记戒口啊，伤在脸上可大可小哩。”

我像被人揍了一下。“不会……留下疤痕吧？”

她笑：“擦伤罢了，不弄伤口便没事。女孩子，难免紧张点。”像洞悉一切般安慰我：“去看看她，小两口有事好商量，为什么吵架呢？”

我唯唯诺诺，护士小姐像满意了，笑着摇头离开。

医务室外回复平静，我抑制着狂跳的心，拜托，如来佛祖、上帝、观音菩萨保佑，杉菜别把我轰出来才好。

“杉菜，”我敲门。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房内的笑声顿时静下，半晌，声音传出：“请进。”

我推门进去，杉菜看见是我，马上别转头。

这时反而凯妮不好意思，她移过一张椅子，低声说：“请坐。”

我摇头？眼望着她，嘴却向杉菜呶了呶。

凯妮耸耸肩，眨眨眼。

看看杉菜苗条的背影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万一将来有疤痕的话，哪有脸见人？

想来，我真的没资格当“乐韵山庄”的庄主。真是知我莫若她。

“杉菜，对不起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一团糟。”我由衷地说。语气是真诚的。

她身子动了动，没作声。

我翻看旧相一叠刚才被弄得一塌糊涂的文件，才知是“乐韵山庄”下半年的收支情况，和一些大型活动的构想资料。写得整

整整齐齐的一叠资料，如今却被弄得全是污泥，一个粘满灰尘的篮球印，清清楚楚印在那张写得密麻麻的收支预算表上。

歉意加上羞耻，我到底了？只顾陶醉在音乐与舞蹈，“乐韵山庄”的事却什么也没做，看着杉菜那叠资料，映人眼帘的全是陌生的项目，仿佛我和“乐韵山庄”完全没半点关系。

“杉菜，让我替你重新整理这叠资料。”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或许想弥补过失，我收拾好那叠肮脏不堪的纸张。

“杉菜，我——”一阵羞耻感涌上心头，原来她伤得那么厉害！

“我什么？总之，你——走开！”她无力地推开我的手，重新掩着脸：“你也别再碰我的资料，只管做你的庄主好了！”

看着她脸上一大片红，我的心像火灼似地痛：“我——”我真心想道歉。

“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”她不知哪里来的蛮劲，随手抓起一个枕头就向我掷来。

我一手抓住那个枕头再放到一旁，心里莫名地冒起火来，大声说：“不管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这叠资料我是做定了！”转身打开房门，冲出门口的一刹那，我听到那个凯什么的叫声。我不理，直冲出房门。

抓着那大叠资料向乐韵山庄走去，看，我早就说过，现在真的被她撵出来了！

“道——道明寺！”

我停下，那个凯什么气咻咻地跑到我面前，拿着我的 discman，口中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……你忘了拿 discman。”

“啊，谢谢你。”我这才发觉自己手中只紧紧抓着杉菜那叠资料，连我的“至爱”也忘了。

“杉菜她——她一时气在头上，你别怪她。”她看我一眼，脸颊绯红。

“杉菜仔？”